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四至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沈立銘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四　承明集二

宋　周必大　撰

經筵講議

周禮　乾道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

臣聞馬牛羊豕雞犬是謂六畜以其可畜而養也麋鹿狼麕兎野豕是謂六獸以其可狩而獲也羔豚犢

麛雉雁是謂六禽以其可擒而制也或謂爾雅以四足而毛曰獸兩足而羽曰禽今乃列羔豚犢麛於六禽者何也臣按易稱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大宗伯以禽作六摯而曰卿執羔大司馬亦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是四足之小者亦可謂之禽矣辨其名則六畜六獸六禽之名固不一也辨其物則六畜六獸六禽之色固有異也又況禮記内則所謂狼去腸豚去腦魚去乙與夫雛尾不盈握弗食之類若不辨焉非所

以致謹也雖然禹菲飲食孟軻遠庖廚而周官獨詳於此何也葢節儉者帝王之德備物者國家之體夫惟聖人力行王道使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然後坐享天下之奉而人不以為泰書所謂惟辟玉食是也

凡其死生鱻薧之物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

臣聞聖人未嘗暴殄天物各因其所宜而已死謂不

可以生致者生謂不可以死致者鱻謂不可以餕薦者薧謂不可以鱻致者四者既辨乃可以共王之膳膳者總言食之正也薦則備其品物羞則致其滋味二者又言禮之盛也后世子言膳羞而不及薦者下君一等故也古之聖人於飲食之間制為等差如此其嚴而況大於此者乎

共祭祀之好羞

臣聞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凡九州之美味茍可薦

者莫不咸在猶以為未足也則又思其平昔之所好而共焉若文王之菖蒲曾晳之羊棗是也且人之嗜好不能無偏何獨于宗廟而羞其所好歟蓋自奉有常則無傷財害民之譏致享加厚則有盡志盡物之孝聖人之意深矣雖然人君以天下之大萬乘之富縱極口體之養何所不可顧乃事為之制物為之節祭祀之外靡共好羞蓋所謂終食未嘗違仁斯須未嘗去禮也春秋之末庖有肥肉而塗有餓莩視成周

仁民愛物之制則有間矣可不戒哉

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

臣聞主人以禽獻於賓客謂之禽獻按掌客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蓋隨其爵命之高下而制為多寡之數也或謂獻者下奉上之辭今曰禽獻何也蓋古者待賓如臨祭以敬為主故有九獻七獻五獻之禮且君之於士苟有饋焉猶或謂之獻而況大賓客乎

凡令禽獻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臣聞客之爵命有尊卑則禽獻之數有多寡所謂以法授之者如此蓋方獸人以其數而致於庖人則入固有法矣庖人眡其數而歸之賓館則出固有法矣故曰其出入亦如之先言出後言入言之序也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

臣按月令四時之食各有所宜順之則可以養性命

逆之則疾癘生焉羔羊之小者豚䐁之小者方春肥
息之時於膳爲宜乃用牛膏煎和而獻焉故曰春行
羔豚膳膏香雉之乾者謂之腒魚之乾者謂之鱐天
暑鮮食易敗惟此於膳爲宜乃用犬膏煎和而獻焉
故曰夏行腒鱐膳膏臊牛之未充者謂之犢鹿之未
充者謂之麛食秋實而壯茂可以膳矣乃用雞膏煎
和而獻焉故曰秋行犢麛膳膏腥鱻者魚也至冬而
性定羽者鴈也至冬而始來可以膳矣乃用羊膏煎

和而獻焉故曰冬行鱻羽膳膏羶夫先王於賔客雖

曰厚為之禮然未嘗過求異味登之於俎亦隨時所

宜因民之日用而已夫然故上不違天時中不費邦

財下不勞人力一舉而三善寓焉是謂成周之良法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臣謂歲終則會欲知多寡之數也王及后尊矣故不

會其數雖然節以制度固自有要特有司不以常法

會之耳恭聞真宗皇帝西幸鞏洛得生鯉不忍食而

縱之憫羔羊叫號即詔尚食自今勿殺當是時民安其業家給人足固已追三代之盛乃猶因庖厨而寓好生之德所謂本末並舉誠可為萬世法彼梁武帝者豈足以知此哉不法先王之仁政而區區於釋氏之教宗廟之祭不用血食太官之膳下同僧道及信侯景之姦則視生靈肝腦塗地而弗恤倒置如此盖周官之罪人也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四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五 承明集三

宋 周必大 撰

經筵故事一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進

天禧二年八月仁宗為皇太子涕泣累日至於減膳謂當出宫不得日侍皇后左右真宗慰諭之曰此特加恩爾未出宫也上乃悦復膳如常

臣恭惟本朝列聖之德雖不可以一言而蔽然其尤大著明者孝也仁宗皇帝之在東宫固未逺於親側已戚戚如此推是以往則所以養志者不問可知也享國最久躋世上治豈無自而然哉其後元祐講官范祖禹裒集當時政事三百一十有七總為訓典而以此為首篇可謂知所先務矣臣寔慕之抑臣幸甚乃庚子日南至獲與百執事序立德壽殿下伏見陛下以天子之貴行事親之禮自大次拱手徒歩以入

既升殿則拜伏盡恭侍立盡敬萬目觀瞻稱歎一詞皆謂堯舜以來所未有也不其盛哉雖然臣意陛下猶以未能朝夕太上皇帝太上皇后之側為嫌也故向者以日朝為廢務則用五日之制既又迫於慈訓定一月四朝之儀懇懇惓惓可謂至矣惟陛下充天性之孝思仁祖之言進以承顏順志為樂退以繼志述事為念人心悅而天意得則其享於萬斯年之報也必矣書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

時乃日新易曰惟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此陛下之志也亦微臣之願也

隆興元年二月十一日進

劉向說苑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無日矣

臣聞禹稱丹朱之傲以告舜周公稱紂之迷亂以儆成王言之者不疑聞之者不怒古之君臣相與蓋如

此豈待事至而後言過失著而後諫也哉春秋之末去古未遠故簡子以一國之大夫猶能因箴規而思未形之過可以為賢矣彼唐之德宗何足以語此叚平仲一有所陳語未脫口而逆探其意叱責隨之是尚可與輸忠而盡言乎恭惟陛下檢身若不及從諫如轉圜言雖多而必聽事縱誣而不却有君如此誰忍負之此臣所庶幾古人而冀陛下之有所更也夫圖事莫如勤然與其程書決事擊刺騎射以勤其

小不若經天緯地保大定功而勤其大也富國莫如儉然與其菲飲食服澣濯以儉于己未若惜邦財裕民力而儉以天下也正人端士不難于外敬而難于用其言左右近習不患于無才而患于有所挾凡是數者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陛下毋以臣言之妄而諾之而更之則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何過之有

乾道七年五月二十五日進

唐書魏證傳太宗問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證曰

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

臣觀漢唐之主莫盛於文皇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考其大要特在夫兼聽而已當時司門式日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下引對毋得關礙又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是以即位四年國富刑清底於丕平非明目達聰之效歟雖然帝之初為政也魏證以謂聖

哲之治其應如響期月而可葢不其難封德彝則曰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二者之論若水火不相入雖欲兼聽烏得而兼聽惟帝察證之言可用信而不疑知德彝之言不可用拒而不受是乃所以為聖也仰惟陛下勤於求治切於聽言日御昕朝延見羣下雖隆寒盛暑與夫休假之日名問咨訪未嘗少怠凡文武小大之臣草茅一介之賤皆得以情自通於上其視文皇

尚復何媿若乃言有是非治忽繫焉聖主既已廣堯

舜之聰明矣必將辨邪正以從違示好惡於用捨正

觀之治臣且見之

八月十七日進

正觀政要求諫篇太宗謂司空裴寂曰比有上書奏事

條數甚多朕總黏之屋壁出入觀看所以孜孜不倦者

欲盡臣下之情每一思致理或三更方寢亦望公輩用

心不倦以副朕懐

臣聞人主切於求言則天下之事無不知勤于為政則天下之事無不理能行此者其惟唐之太宗乎觀其嘗謂侍臣曰朕每閒居靜坐則自內省常恐上不稱天心下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諫爭欲令耳目外通下無寃滯玆非切于求言乎又曰朕每夜常思百姓間事或至半夜不寐録都督刺史姓名於屛風坐卧常看在官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玆非勤于為政乎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太宗是也然則致

治之美庶幾成康豈無自而然哉仰惟陛下聖而不居能而不矜芻蕘之論必詢狂夫之言亦擇可謂通下情矣未明求衣夜分閱奏以監司郡守姓名列于御屏可謂思致理矣其視太宗夫豈多遜然吳兢之進政要也其表有曰望紆天監擇善而行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蓋言行之有常思之不倦然後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惟陛下因兢之說思唐之盛久於其道使天下化成則明四目達四聰可繼於虞舜在位

皆節儉正直可繼於文王又豈止法正觀而已哉

乾道八年正月十一日進

書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臣觀天之與人相去雖甚遠然志慮萌于此而休應彰于彼抑何近也是故景公一言而熒惑退舍成王出郊而風雨起禾惟先格王正厥事真若影響之捷哉仰惟陛下躬神禹之智傳洪範之學凡修之身達

之政治見之動靜語默惟休徵是協屬者雨雪偶愆寒氣弗效陛下上畏於天下軫乎民知諸郡奉行和糴之未善也增其直損其數聖訓丁寧方布於外而上天同雲不旋踵應焉先之以霢霂繼之以雰霏黎庶呼舞咸謂嗣歲之豐庶或可望向非陛下於貌言視聽思之間皆有以欽承天意則雖日祈釋老徧舉禬禜臣知其效不如是速也周之頌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

茲惟陛下敬用五事常有以應天則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必有以相我國家上焉三光全寒暑平下焉膏露降百穀登追帝王之盛無難矣豈直庶草蕃廡而已哉

淳熙二年某月某日進

唐書李絳傳絳見浴堂殿憲宗曰比諫官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人臣進言于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

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財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奬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呵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

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臣聞古者諫諍無常員上而公卿下而庶人工商矇瞍芻蕘苟有見焉無不自達是以下情通於上而上德昭于下西漢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多至數十人殆古之遺意歟唐興太宗最以聽

言為急即位之初數引魏證入卧內訪以得失證也忠誠惻怛靖共正直事無大小靡不盡言遂使朝無闕政民被膏澤君都顯號身荷美名憲宗中興實所欣慕時則有若李絳耻君不及太宗耻身不及魏證其陳治道論政體反復至數千百言帝悉嘉納回視正觀似無愧矣然絳猶以人臣進諫為難者盖將堅上意廣言路也卒之郤李錡之貨闢光琦之議紀成敗則屏為之設戒崇飭則碑為之仆諫行言聽著在

簡冊傳之後世臣言俱榮焉仰惟陛下好問如虞舜從諫如高祖精臺諫之選嚴輪對之制入直殿廬者頻加宣召來自疎遠者即日引對豈惟繼漢唐用人之美固已得古者諫諍無常員之誼矣今拾遺補闕偶虛其位惟聖明亟擇重厚而諒直者使充是選蓋重厚則知大體諒直則無邪心自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李絳之所難臣竊以為易矣

淳熙二年　月　日進

三朝寶訓太祖建隆三年二月詔自今五日内殿起居翰林學士及文班常參官輪對並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或刑獄冤濫百姓疾苦咸採訪以聞事有要切者非時詣閤門上章不得須候次對

臣聞書紀虞舜之治多矣而以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為首盖雖上聖之資非好問則理有未盡是乃帝王之先務也唐太宗嘗謂蕭瑀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木

心不正則脉理多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以弧矢定四方猶失之而況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已上更宿中書内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夫弓有形也理無窮也有形者尚或難知無窮者夫豈易究故當治忽之所關邪正之所係自非博問而廣詢則其未盡者多矣惟我太祖天縱將聖又嘗歷試諸難固已周知古今之變博通事物之理然即位未幾遠稽虞舜

近法太宗以咨詢為急是宜創業垂統躋於極治列
聖守之至於今不廢誠可為萬世法臣故表而出之

淳熙二年八月九日進

三朝寶訓淳化五年五月太宗謂宰相曰諸州長吏所委尤重朕今選京官三十餘人給以印紙親書其前曰公務刑政惠愛臨民奉法除姦方可理為勞績本官月俸並給緡錢令知審官院錢若水分賜之朕以所書有奉法除姦之語且慮羣官不曉因緣生事又令若水諭

以除姦之要在乎奉法朕盛暑中寫此豈不勞乎蓋為官擇人以安百姓耳

臣聞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蓋政刑所化者淺德禮所格者深此聖人論為政之要道也漢荀悦有得乎此故其言曰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范曄謂悦通見政體其以是歟恭惟太宗皇帝當天下既定務安元

元尤注意長民之官有犯法者未嘗少恕人固悚然知畏矣又欲勵風俗於勸懲之外臻耻格于德禮之中故當太平興國九年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民則受弊因舉後漢秦彭為頴川守以禮訓人百姓懐愛深加嘆賞後暨淳化乃親書印紙三十餘通揭為條目命審官院分賜京朝官當是時淩策等寔被此賜已而屢典藩郡所至皆有治迹卓然為宋名臣今秘閣尚存當時御書數通而賜策者

在馬歷官課績具載卷中貽訓方來實為盛典仰惟
陛下留意守臣增光祖宗凡有除受必延見訪問姦
貪暴虐者既已斥去疲癃闒茸者又無所容儻因清
閒之燕特詔秘閣以太宗所書來上稽用故事親御
翰墨遴擇循吏一二十人而付之使得者以為榮而
益知自勉不得者以為辱而耻躬之不逮必有如策
葦班班見於郡國承流宣化少副陛下愛民之意淳
熙紀年當不愧於淳化矣

淳熙二年九月二十一日進

前漢張敞傳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請治之天子召拜膠東相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効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設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轉相捕斬吏民歙然國中遂平

臣聞治小盜與臨大敵異大敵者或決機兩陣之間

或隃度千里之外兵法可用智略可施將得其人未有不取勝者小盜則不然合散不常去來靡定如鼠之晝伏夜動猿猱之左跳右擲我衆雖多而無所施技雖長而無所展勝之不足為武不勝為害不已自非方伯連帥得其人以剪除綏輯為已任未見其可也乃者江湖之盜不盈數百而環寇之師殆且數千自夏迄秋耗靡金穀坐困民力迄未平殄正坐郡國守相無敵葷耳臣聞賊不被甲不齎粮或伐山開道

或踶徑夜行一日之間可馳二百里既至鄉村安坐刼掠饜飫酒肉逮者保聞於有司有司聞於諸軍諸軍荷戈東甲由官道治次舍追集丁壯轉輸糧草數日乃能遇賊賊葢休息久矣而我方疲於奔命故彼常逸我常勞彼常勝我常負而又鄉民因役使之煩失刈穫之業往往懷疾視州縣之心賊復捐餘財以餌之由此姦吏反與為地官軍動息多以語之其所至輒能設伏邀擊者為是故也今聞江鄂之師折傷

疾病其數頗多曠日持久安得不為之慮哉近者前師既以選懦汰黜後來者知其懲艾必銳於立功使遂破賊固善或不為方略止務襲逐復蹈前轍將如後患何今兩路闕帥願亟擇如敞者乘傳分鎮協心戮力耘鋤姦黨銷患於未萌以上寬九重之憂顧臣謹因敞事而冒言之惟聖明裁察明日呂企中知隆興府未幾王佐知潭州

淳熙二年閏九月二十五日進

班固前漢書武帝贊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内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

臣聞六經之寔行於三代六經之名弊于兩漢何謂實學士大夫自致知格物而達于治國平天下無非見於躬行者是也何謂名辨詩之草木蟲魚而不知敦厚之風習禮樂之聲音度數而不著中和之效誦書失之誣而不能疏通知遠習易失之賊而不能潔

淨精微方平居無事分章析句自謂有得及試之以事則鮮不失其所守徇名之弊如此豈孔子正六籍示萬世之意哉無惟乎邪説詖行所由昌也漢興承秦之亂高祖創業文景養民未遑表章此道勢未皇暇至於孝武則維其時厥初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似若有意矣然均以賢良射策董仲舒潛心大業是有意六經之寔也則寘之江都不用公孫洪多詐無情是徒徇六經之名也則為丞相封

侯倒置如此安在其為表章也史臣徒見其與嚴助枚皐吾邱壽王輩辯論相應遂以為義理之文煥焉可述斯亦䟽矣延及後世孔光張禹之徒卒誤國家而漢業衰焉殆有以啓之也謂後嗣得遵洪業可乎然則武帝非表章六經乃罷黜六經也茲不可以不辨

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進

三朝寶訓太祖時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兼關南兵馬都

監在任十七年為政簡易吏民信愛境外有急即馳騎赴之故邊人畏服不敢窺太祖加漢超應州觀察使判齊州仍兼關南廵檢

臣聞久任之為利數易之為害初未嘗有内外小大之别也然在將帥則其利害為尤重葢國勢之强弱邉事之安危舉繫於此豈可與百官有司郡守縣令止於送往迎來之費縁絶簿書之患同日而語哉觀太祖太宗任郭進于西山前後二十年賀惟忠易州

十餘年董遵誨通遠軍十四年其他如隰州之李謙溥慶州之姚内斌亦不下十數年向使轂方推而遽止席未暖而輒易則士卒何由信其號令夷狄何由稔其威名九重憂顧無時而可寬矣非但如此一軍之中自將副而下豈無智略可取者膽勇絶倫者公廉服人者勤濟集事者惟主將久居其任然後能知其人既知其人然後能舉其類是用一名將可以得數名將也觀真宗朝雄州團練使何承矩以老疾累

表求解邊任有旨令自擇代承矩力薦西上閤門使

河北安撫副使李允則真宗即命允則知雄州兼河

北安撫使果著勲效向使承矩不緣久在河北則安

能知允則而薦之後世將帥鮮聞久任亦未聞有邊

臣舉自代者臣願以祖宗之法為監庶幾一舉而兩

得云

淳熙三年二月二十五日進

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

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臣聞農夫之於稼穡也始則殫耕墾之勞次則施播種之力然後自苗而秀自秀而實及其久也收獲梁之積而歲功成固未有勤勞於初而鹵莽於後者也國家為政何以異此規模既定而施設隨之一日則有一日之功一歲則有一歲之效兹必至之理也春秋時鄭實小國子產為之相從政一年使都鄙有章上下

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忠儉者與之泰侈者斃之於宿弊未免有所更於群情未免有所咈也故當時輿人輿殺之之誦逮夫三年而後子弟誨矣田疇殖矣其功日著其效日成向之欲殺者今惟恐其不長存也此無他設施有序始終無倦故也彼小國之佐猶能若此況以天下之大為政不難苟日夜以思之朝夕而行之則何事不濟何求不獲亦在乎勉勵而已

淳熙三年八月十七日進

資治通鑑唐大歷十二年秋大霖河中鹽池多敗户部侍郎判度支韓滉恐鹽户減税乃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鎮還奏瑞鹽寔如滉所言仍上表賀請宣付史官并置神祠錫以嘉名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又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韓滉奏幹不寔上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澡阿附度支稱縣境苗獨不損御

史趙計奏與渠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渠南浦縣尉計澧州司户而不問滉

臣聞欲治之時天心仁愛人君往往出灾異以為警戒至於無道之世不可扶持然後漠然弗顧卒底於梟亂是故飛雉升鼎天風偃禾大異也而高宗成王用以興邦彼五代王氏僭竊西蜀驕奢淫佚自絶於

天而龜龍麟鳳四靈之瑞前古所不能致者畢集焉災祥不同如此可以察天心矣如代宗之於韓滉不亦異乎雨敗鹽池反以為瑞既疑其偽矣所遣之使乃畏滉而寔其說亦從而神之上下相蒙不以為非是時霖雨害稼十八京兆尹言狀而渭南令以滉之故獨言不損及御史按視復不以實告夫諫官御史人主所取信者也顧豈畏一度支而誕妄如是哉良由代宗不察鹽池之詐有以啓羣下之欺也厥後雖

貶渠等而置滉不問豈特失馭臣之方蓋亦不知天心仁愛之意矣昔楚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歟君子謂其能求過於天安不忘危終成霸功其賢於代宗遠矣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五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六 承明集四

宋 周必大 撰

經筵故事二

淳熙四年三月十五日進

正觀政要正觀初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多斜弓雖剛勁而遣箭不

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矢多矣而有天下日淺得為理之意故未及弓弓猶失之而況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内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臣觀唐太宗年甫弱冠從高祖起義師於晋陽擒充戮竇化隋為唐大小數十戰皆躬履行陣所當者破所攻者滅弧矢之威震於華夷顧豈不能辨弓材之良窳尚何待工師之言而後有所悟也是說也姑欲

借以論為治之難耳仰惟陛下天縱神武追跡太宗前日宴射發必中的群臣左右皆呼萬歳臣因是而推太宗之意竊有獻焉夫進退周旋必中於禮此修身矯思之理也内志正外體直此為政以德之方也持之審固此信用忠良之法也奠而後發此不輕號令之意也則燕則譽此禮樂兼修之效也一弛一張此文武並用之術也率是以往可以威天下可以定四夷可以致上理而君鵠之理得矣

淳熙四年七月二十一日進

漢書賈山傳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切直之言明主所欲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震之以威壓之以勢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

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
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
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
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
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
臣聞漢之文帝最為賢君故一時羣臣諫諍者最多
如賈誼如張釋之如馮唐如爰盎如晁錯莫不因事
犯顏竭盡底藴正所謂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

善養士也賈山於是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尚謂雷霆所擊無不摧折萬鈞所壓無不糜滅欲帝開道求諫和顔而受者盖以遜志則喜逆心則怒是乃人之常情又況九重之尊萬幾之繁思慮或有未周施設或有未至非假諫爭則事之過舉何由知之是以古者進諫之路其數有七史書過失一也工誦箴諫二也瞽誦詩諫三也公卿比諫四也士傳言諫過五也庶人謗于道六也商旅議于市七也後世固已廢

其六其可諫者公卿而已若復讒諂面諛以容悅爲事則嘉言何由進過失何由改此山所以自下剛上而帝所以能廣諫諍之路也歟至唐則有李絳嘗告憲宗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十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上善其言嗟乎絳之言即山之言也臣故表而出之

淳熙四年八月二十五日進

唐正元二年正月詔曰夫致理之本必在於親人親人之任莫切於令長導王者之澤以被於下求庶人之瘼以聞于朝得失之間所係甚大且一夫不獲辜寔在予況百里之安危萬人之性命付以長吏豈容易哉今甸內凋殘亦已太甚每一興想盡然傷懐非慈惠不能恤疲甿非才術無以賑艱食臺郎御史選重當時得不分朕之憂救人之弊昨者詳延群彥親訪嘉猷尚書司勳員外郎竇申等十人咸以器能精心理道究烝黎之疾

苦知教化之宗源輟於周行往涖通邑申可長安縣令
鄭埛瑜可檢校吏部員外郎兼奉天縣令韋武可檢校
禮部員外郎兼昭應縣令賈全可咸陽縣令兼監察御
史韋正伯可藍田縣令兼監察御史崔淙可華原縣令
兼侍御史王倉可檢校比部員外郎兼美原縣令李曽
可盩厔縣令兼監察御史荀曽可三原縣令兼侍御史
李組可富平縣令兼殿中侍御史

臣聞宣化承流責在守令即二者言之縣令與民為

尤親其任為尤重任既重則官不可以輕故正元之詔臨遣十人或以臺郎或以御史蓋欲增重事權責其成功也前乎此則有漢氏之制如以郎官出宰百里縣宰入為三公是也後乎此則有本朝建隆四年之詔如以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監察御史王佑之知魏縣是也三者時雖異而理則同凡以為民而已中興以來賦禄養兵之費日廣故理財催科之政彌急上司督外臺外臺督州郡州郡督屬縣至於縣則不

得而辭矣故為令者尤難稱職所謂導王者之澤以被于下求庶人之瘼以聞於朝者絶無而僅有也蓋由銓曹注授專用闕陛改秩之人紛至沓來能否莫辨大率疲軟者多健決者少貪濁者多廉介者少此民力所以坐困財用所以益匱也頃歲雖嘗選擇大邑歸之堂除然止用格當為令之人故皆干求而得之非朝廷遴揀而用之也夫求而得之是為人擇官取而用之是謂為官擇人其得失不可同日語矣臣

謂宜倣漢唐舊法稽太祖故事自員郎至於升朝取其經擢用而投閒者有差遣而待次者縁公家徼累偶爾坐廢者且以三十人為率俾之分治劇邑稍假事權優以賞勸彼資望既高決無干求為縣之理自是朝廷選擇用之奔競者固無由而至奔競者不至則真才實能見矣此愛民之先務也

淳熙五年二月二十五日進

三朝寶訓咸平元年張齊賢王沔同定編勑互陳利害

真宗問宰相孰可從者呂端曰立法尚寬忌於嚴急周官刑平國用中典此經制也然利不百不變法當改革者宜從衆議乃詔尚書省集官議之

臣聞箕子告武王曰汝則有大疑謀及卿士成王命君陳曰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蓋立政造事寧免乎更張自非博詢其利害則朝令夕改者多矣古先哲王曲盡羣情為是故也及至二漢凡有疑事亦必總公卿博士之議蓋

本諸此令編勑乃萬世不刊之典齊賢等既互陳利害真宗遂命集議盖以體事至重理當博詢殆周漢之遺意歟若乃徒為異説初無確論如近日臣僚請改薦舉之制增長平之官類皆繳繞繁碎有害無益明主方且來芻蕘之言是以付之於外姑委吏户部看詳可也顧使侍從臺諫兩省之官集御史府而議馬傳聞之間頗惑詳聽臣竊以為過矣且今之薦舉不過一封之奏數十字之詞猶患監司郡守虛文而

無寔況條目錯雜分數猥多吏姦文具將百倍前日又常平舊制已極嚴密借兑之罪雖赦不原遂州以通判主之任非不重今乃欲于員多之際驟增冗官數百其事權未必及倅徒為紛紛是皆利害灼然非待衆議而後見也臣願繼今臣僚有所獻明且當隨其漕部使之條具來上須大因革乃令集議如此則可以增重國家之體而不失咨詢之本意矣

淳熙五年七月　日進

開寶二年太祖皇帝征太原回次鎮州幸龍興觀道士蘇澄隱所居澄隱年八十餘素有節行通儒釋諸書名聞京師上至鎮州首訪求之謂曰朕於京師作建隆觀欲煩師主之可乎辭曰帝鄉繁會非山林之士所能居也上曰師老而容貌不衰其術可得聞乎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鍊氣耳帝王養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樸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悅賜衣一襲銀器五

百兩絹五百疋

臣恭惟太祖皇帝當東征西伐混一海宇日不暇給之際特降清問下及黃老可謂不居其聖而詢於芻蕘矣澄隱徒謂老子之言而不知帝王應世之方故其黃帝唐堯所以享國永年未盡合理太祖止賜器幣不加恩命蓋亦知其說平平也臣試推而言之昔黃帝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既與炎帝三戰於阪泉又與蚩尤戰於

涿鹿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西至于空峒南登熊湘北逐葷粥雖欲凝神太和其可得乎唐堯内則親睦九族外則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於變黎民命四子以治四時釐百工而熙庶績洪水滔天試鯀九載其施設葢可考矣然則所以享國久長者實由勤勞獲報非止無為無欲也昔周公作無逸謂商中宗高宗祖甲及周文王皆嚴恭寅畏勤勞不怠故天降年有永後世如漢之光武亦灼知此理每旦視朝日仄

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乘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黄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厥後享國久長庶幾商周茲其明效大驗歟臣故備論之以推廣太祖經營四方垂裕無極之意且辨黄帝養生之説特出於道家者流失其本指併為聖主勤政之勸云

淳熙五年九月七日進

三朝寶訓太祖乾德二年七月詔曰官人之道責寔為本循塗守局有司之常職出滯振淹前賢之令猷惟彼銓衡止憑資歷慮有英俊沉于下僚言念選掄理無滯固自今常調赴集選人委吏部南曹取歷任中多課績而無闕失者覲其人材詢以吏術可副升擢者具名送中書門下引驗以聞當與量材甄奬

臣聞古之銓曹任人而不任法故蔡廓為吏部尚書自黄散以下悉委之自擇而猶以為輕已不受唐制

六品以下常參官許吏部量資注定其才識頗高可
充遺補御史者以名送中書門下聽勑受焉事權如
此無怪其得人之多也本朝大概任法而不任人居
其職者未嘗進賢退不肖不過察胥吏姦弊而已今
恭讀太祖皇帝乾德詔書乃知國初自有酌中之制
近世因循偶未舉耳今若令尚左尚右侍左侍右每
遇文武官赴選之時將歷任課績多而精力强壯者
審覈其人才詳詢其吏術間有可備升擢則許長貳

郎官公共考察歲以數人申三省引驗恭取聖裁亦足稍收堂除不及之士少勸赴部廉退之人且歷任有功而無過本部官推擇之已精三省又從而審察之然後仰達睿聽以俟旌寵其節目固不一矣雖欲容私而謬舉其可得乎況此寔遵行皇祖之訓非開僥倖之門也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五日進

漢宣帝賛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寔政事文學

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

臣觀宣帝號漢中興之主其施設次第備載於史固不可一二而舉然其大要乃在親擇刺史守相察其言行其有名寔不相應必知所以然施賞罰焉此綜核之功所由成也臣試以黄霸趙廣漢二人之事明之霸與廣漢俱甞治頴川俱入為京兆霸能尋繹吏民語言以参考其隂伏烏攫肉道旁先事而知凡其

所之木某亭之猪亦能嘿記廣漢則為鉤箒使吏民相告訐設鉤距參伍牛馬之賈吏有銖兩之姦無不知者故班固於二人傳中皆言其聰明稱其精力自今觀之廣漢京兆之政尤號强明覇似不及也然宣帝乃用覇為御史大夫為丞相廣漢不過京兆而已豈非以覇外寛内明治行終長者而廣漢專務果敢莫為持難故不可大用歟覇為丞相指鶡雀為神雀張敞奏之越職薦樂陵侯史高尚書召問之為相五年

非無過失而帝殊不加責竟終厥位至廣漢一為司直蕭望之舉劾即下廷尉要斬雖吏民數萬人守闕泣救弗聽也嗟乎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其明辨一至如此群臣孰得而欺之此所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歟

淳熙六年春進

後漢交趾刺史無清行吏民怨叛三府選賈琮為刺史琮到郡訊其反狀咸言京師遥遠告寃無所故聚為盜

賊琮移書招撫䟽復徭役百姓以安歌曰賈公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又張霸為會稽太守始到賊未解郡界不寧霸移書開捕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謡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臣聞太守古號郡將謂其平居雖以治民為職或盜發境内則當任將帥之責耳觀賈琮治交趾張霸治會稽皆推盜所由起自圖平定之策豈嘗紊煩朝廷

勞師千里騷動隣路耶臣竊聞郴桂閒自頃李金作過之後餘風未殄人喜寇攘為守帥者儻及閑暇時並施威惠使有畏愛之心檢察官吏使無侵擾之怨彼雖奸亂何由而作縱或下愚無良不可理曉則翕集必有端布置必有跡自可隨以郡兵誅戮之斯為稱職奈何平時熟視略不加意逮至千百為羣鴟張狼顧然後羽書交馳陳乞調發其於公家則勞人而費財其于田里則蹂踐傷夷者多矣臣謂此雖小竊

行就俘馘然與其賞犒頭爛額之功孰若為曲突徙薪之計願詔荆湖南北兩路常切謹視溪洞彈壓蠻商深思備預之方力以苟且為戒營卒鄉丁則補其不足而訓其技藝城守器甲則葺其隳壞而繕其朽鈍凡酋豪之桀黠者作過而亡命者皆及時區處毋使滋蔓仍令帥守監司每季開具管下盜賊有無萌芽先事措置以聞後不如言必底于罰庶幾協心舉職共銷未然之患實上策也

淳熙六年　月　日進

前漢霍去病傳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甞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

臣觀自漢至今言將帥者多推衛霍蓋武帝欲攘却四夷諸將少能成功惟二人者每出必捷斬捕甲首動以千萬計安得不謂名將哉然讀二人傳其平居初無高談濶論臨陣亦未聞奇謀秘策也所急者匈奴未滅無以家為忠義之氣激於中故摧陷之勇為士

卒先爾此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也若趙括者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不用則已用為將必破軍已而果然夫以括學兵法而敗去病不學兵法而勝則為將不在乎紙上語也審矣

淳熙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進

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臣聞古者設官分職雖或不同至于久任則成功數易則廢事其理一也在昔唐虞用稷契臯夔終其身而不易想夫三載考績三考陟明之際不過加以爵秩服章而已若乃緜績弗成便當放殛頋亦俟九載然後黜者得非深知數易之為害猶或望其有功也歟後世乃以不待次而舉為得才能勸事功之術臣竊疑焉夫卓絶之才十無二三大抵多中人耳其在官也儻不俟之以久則将席未及煖已䏲䏲然揣摩

捭闔懐向背而圖速化其於公家之事不過便文自
營趣了目前雖有才智之士亦且隨風而靡事功果
何自勸乎故臣竊謂惟久任則可使其心安其心安
則可使展盡底藴無復苟且之志是乃所以勸事功
也

淳熙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進

漢文帝十三年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㢌
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

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税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臣聞農者天下之本也終歲勤動以養君子其用力也勞是以文帝詔書數下觀勉種殖初則賜租税之半已而盡除之太倉之粟卒至於紅腐不可食非敦本之效歟臣竊觀陛下念駐蹕之地商賈輻輳思有以阜通而寛裕之乃斷自聖心盡蠲征税闗譏而不征古以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六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沈立銘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七 承明集五

宋 周必大 撰

## 東宫故事一

淳熙二年十一月六日

唐呉競正觀政要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古有胎教朕則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誨諭見其臨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凡稼穡艱難皆出人力不奪其時常有

此飯見其乘馬又謂曰汝知馬乎能代人力勞苦者也以時消息不盡其力則可以常有馬也見其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可不畏懼見其休於曲木之下又謂曰此木雖曲得繩則正為人君雖無道受諫則聖此傅説所言可以自鑒

其聞成湯聖人也其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周武亦聖人也其几銘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其杖

銘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容大哉法度之言乎至哉勸戒之意乎蓋夫指物陳謨切而易見循常論事泛而難遵今也凡吾起居湯沐之間無非箴儆防閑之語使目熟乎瞻視心熟乎思惟自然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怠惰不生兢懼日至國家何由而不治身名何由而不泰商周所以卜世卜年長久不墜者用此道也後世聰明睿知之主莫如唐太宗凡古今興衰治否之由知之審矣謂太子為天下本故於訓廸

無所不用其至嘗與左庶子于志寧杜正倫曰卿等輔導太子常須為說百姓間利害事朕年十八猶在人間百姓艱難無不諳練及居帝位每商量處置時有乖疎得人諫諍方始覺悟況太子生長深宫百姓艱難都不聞見乎卿等常須以此意談說令有所補益太宗此論非不丁寧切至矣然猶自疑泛而未切也於是或因臨飯或因乘馬或喻舟水或假曲木反復援證開道數四必欲太子遇物而深思隨事而知戒

其視湯銘盤盂武王銘几杖夫何遠之有真得教子之誼哉

十一月十四日

真宗實録大中祥符三年五月三日辛巳内手出札示王欽若等曰昨覽君臣事跡進草將帥部仁愛門若以贖還俘畧振恤饑饉暴骸必瘞秋毫不犯斯數事近乎仁愛矣如張揚為大司馬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及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今衆官評品謂之仁愛斯則

異矣且將帥之體與牧宰不同以威禁暴以刑止殺先之以號令而下知懼均之以甘苦而衆不携今謀危發覺輒原不問而又對之涕泣愈非將帥之事也朕向在藩邸屢令邢昺講習諸書因記春秋息侯伐鄭大敗而還君子以為不察有罪其喪師也宜今張楊無威刑反者不問是不察有罪此尤宜旌别淑慝更商度之

其觀夫子之論學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蓋為學之道必欲深造自得則非樂之不

能也恭惟真宗皇帝天資高明固已超冠前古又能篤好學問中心樂之由咸平至於祥符蓋即位十有三年矣而在藩邸時與講官邢昺講論春秋之説尚記於胷次非樂之不忘能如是乎景德澶淵之役奮發威斷坐制北人而堅百年和好之樂約東封西祀制禮作樂馴致太平而洗五代見聞之陋文武兼用為億萬年無窮之基皆學之效也猶且不自滿假命儒臣學士裒集君臣事迹以為龜鑑每成一門先上

其稟乙夜披閲訂正是否彼前代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固我真宗之所戒也若乃論將帥先乎威制牧宰貴乎撫恤則又聖學淵懿非當時羣臣之所取望嗚呼遠矣哉

十一月二十四日

前漢賈誼傳昔者成王幼名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

公職也於是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其觀漢文帝時能勸太子以學者有二人焉賈誼晁錯是也誼言太子自幼至於長自長至于冠皆以詩書禮樂為本保傅教諭為急其與禮記所載三王教

世子之法若合符節當是時初經秦火六經不存記禮者尚未備而誼獨以少年能誦詩書力論三代有道之長暴秦無道之短則其淵源蓋有所自矣劉向稱其論甚美且謂通達國體雖伊管未能遠過非虚譽也鼂錯則不然雖有臨制下臣聽言受事安利萬民忠孝事上之四説然大要專欲太子知術數夫謂聖人之道為道術則可謂之術數可乎今不賛太子以聖道而欲太子知術數其禮經多矣蓋錯天資陗直

刻深素以刑名為學在景帝前以辯得幸故有智囊之號則其學之不正從可知矣厥後東市之誅無足深恤司馬遷乃曰賈誼晁錯明申韓嗟乎此言指錯可也誼豈明申韓者哉竊見講官方敷繹文王世子之篇是敢舉誼說以推廣禮經之旨少裨聽覽且無使誼與錯同科云

十二月十一日

真宗皇帝承華要略序皇太子爰自齠年即彰敏悟既

親外傅彌顯英聰每視膳之有餘則披文而忘倦朕喜其好學念及貽謀昨者偶以清閒徧觀冊府因得青宮要記頗合素心泊夫詳閱其中亦多未備於是精求雅詁更廣異聞頗歷歲時漸成編軸或逢暇景乃運柔毫各附篇章述為論贊雖慚淺近無所發明庶俾元良愈隆至業聊題於此以記其端凡五十篇分為二十卷名曰承華要略云爾

其聞唐太宗嘗作帝範十有二篇釐為二卷以訓太

子上卷一曰君體二曰建親三曰求賢四曰審官五曰納諫六曰去讒下卷一曰誡盈二曰崇儉三曰賞罰四曰務農五曰閱武六曰崇文此十二條者政治之大端安危之明戒也逮我真宗皇帝萬幾餘暇親製承華要略總五十篇分二十卷豈特增廣前志實欲該貫古今率皆述事於前立論於中而為贊於後凡六經之文歷代之史百家之説撮其樞要無所不備雖聖謨淵懿未易窺測至於先後之序則可得而

言焉蓋儲貳正天下之本故先之以主器性質繫染習之端故次之以謹習人之行始於事父母故次之以述孝孝之至在乎敬宗族故次之以睦親行備於內必求正於外故次之以崇師崇師所以求益也故次之以務學學莫大乎六經故次之以宗經經所以明道也故次之以貴道道然後有德故次之以尚德德然後有仁義故次之以仁義本仁祖義不可不勤故次之以勤志志廣功崇不可不謙故次之以持謙

謙者卑以自牧之謂也故次之以恭謹恭者無所不
敬之謂也故次之以戒謹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
不聞故次之以兢懼臨事而懼則語不可以不擇故
次之以出言出言既善則儀不可以不肅故次之以
正容容正于外又當修飭其内故次之以治身身修
於内人將取則焉故次之以好尚好尚不審必為物
惑故次之以聽 智聰明太過必失之察故次之以清
心存其心則知其性矣故次之以養性性不能守者

利慾汩之也故次之以去奢去奢莫先乎儉故次之以節用節用者天所相也故次之以致福自是而上所以修身行已者至矣盡矣又當擇左右前後之人為已之助故次之以禮賢賢不易知也所禮非其人則賢者遠而不肖者進矣故次之以知人明乎知人則賢能可得而擇故次之以選士士雖被選不用其言亦何補哉故次之以從諫雖然聽言亦多端矣辨足以惑衆智足以濟奸伺上之好惡而轉移是非因

事之疑似而汩亂事實則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闕

故雖帝堯之明壬人猶在所難孔子之聖佞人猶在所遠而況於後世乎故以辨佞終焉蓋佞者才也惟有才者為難辨今而能辨是乃學之大成也

已駿下方毓德春宮固已日聆聖訓於侍膳問安之際儻復遠稽唐宗之範熟復章聖之書則三善皆得萬邦以正豈曰小補之哉

十二月二十三日

資治通鑑漢光武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為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勅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興雖禮賢好施而門無游俠帝賜興爵關内侯興辭以無功帝曰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興固辭不受

其聞膏澤之潤物不聞其聲和氣之襲人不見其形親族之在左右前後也亦然有忠誠惻怛之實而無

貌敬心疎之嫌則其漸漬薰蒸殆若膏澤和氣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昔三代而上自公卿至大夫士非同姓之伯父叔父則異姓之伯舅叔舅也平居暇日相告以善而無隱相勉以義而無疑懇懇惓惓人莫得間此在上者所以日見正事日聞正言日行正道以至於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也觀周公名公之於成王尊則叔父而或為太傅傅之德義或為太保保其身體又抗世子法於伯禽使與成王居蓋親親之

意實行乎中算計見効豈他人所能及哉光武中興其知此矣故凡一時佐命之臣與夫在朝篤實之士可傅太子者固多然懼進見之有時內外之有別也于是又擇母黨賢者為之輔導非以懿親近戚相與無間則朝夕啟處之間談笑語默之際如膏澤之漸漬和氣之薫蒸可以獲無窮之助歟兹固三代之遺意不可以不辨

淳熙三年正月四日

後漢太子少傅桓榮以太子經學成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叡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此況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

下則去家㒀鄉求謝師門今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謹

疾加餐重愛玉體

其聞六經之文易見六經之道難窮分章摘句考核

同異是文也易見者也若乃由正心誠意修身齊家

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是之謂六經之道夫豈一朝

一夕所能究哉觀昔之人終日孜孜講論不倦期於

深造自得而見於日用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顯宗

天資高明年十歲已能通春秋及為太子選求明經

擢桓榮弟子何湯傳授尚書已而召榮入侍榮又薦同門生彭閎前後三人寶傳一家之學榮常上宿太子宫積五年薦門下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焉夫以講學如此之專閱時如此之久然後至於有成則六經之道可謂難窮永平之政無愧建武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户口滋殖雖繇帝兢兢業業下身遵道之所致抑亦榮輩連年講勸之効歟

二月六日

舊唐書劉洎傳太宗怒苑西守監穆裕命斬於朝堂皇太子遽進諫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曰夫人久相與處自然染習朕臨御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悅諫因染以成性固有今日之諫耳

其聞五帝盛時上多吁咈之辭下鮮諫諍之語此所謂神聖其臣莫能及者也三王之世則不然合謀相

輔乃能計安天下此所謂臣主俱賢者也五伯又異是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乃能有濟此所謂不及其臣者也唐之太宗上方五帝為不足下比五伯則過之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是故有三代之遺風矣又得王魏等夙夜盡心彌縫左右上無闕失則已有則其臣未嘗不言下無規諫則已有則君未嘗不聽此德業所以日新政事所以日舉中國所以平治夷狄所以率服

也然則三代以降臣主能俱賢者惟唐為近之高宗之為太子也耳目熟於見聞陶染得於定省因事獻言斯亦賢矣惜乎中常之性易流骨鯁之臣難永咸淳而後太宗之業衰焉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可不念哉可不懼哉

三月十一日

舊唐書劉憲傳明皇在東宮留意經籍憲因上啟曰自古及今皆重於學至於光耀盛德發揚令問安靜身心

保寧家國無以加焉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絶人之才豈假尋章摘句葢宜畧知大意用功甚少為利極多伏願克成美志無棄暇日上以慰至尊之心下以答庶僚之望侍讀褚無量經明行修耆年宿望時賜名問以察其言幸甚明皇甚嘉納之

其聞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自堯舜至於孔子皆以生知之質日躋之聖猶且汲汲皇皇不敢自暇況後世之君可不重於學乎雖然此所謂學固非以辨

析章句為能考覈同異為博也蓋亦有要道焉孝於親使天下之人知父子之道矣尊於君使天下之人知君臣之義矣敬其長使天下之人知長幼之節矣三者既備則又即方册之所載覽古今之興廢如三代有道而長者仁也勤也儉也豈不足以為準繩乎秦隋無道而短者不仁也怠荒也奢縱也豈不足以為龜鑑乎又如漢之初其君莫不知人善任使莫不從諫如轉圜賞未嘗不當功罰未嘗不當罪向使子

孫率是以行雖自百世至於萬世何亡國敗家之有及其衷也莫不昧於知人莫不樂於自用賞以私而不以公罰以情而不以罪是故或奪于外戚或壊於强臣前車覆而不誡履霜至而莫辨是皆成敗之迹昭然可考者也劉憲欲太子畧知大意則用功少而為利多者不在兹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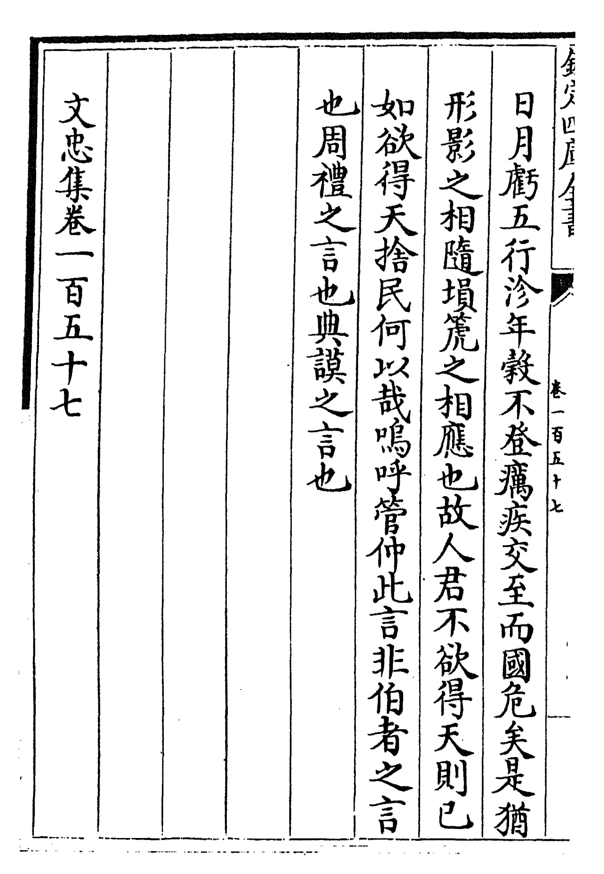
三月二十四日

說苑齊威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威公仰而視

天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亡亡未之有也

其觀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及三年大比則以其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夫王者至貴也民數至賤也今以至貴拜至賤又且登之於天

府然則管仲謂君人以百姓為天豈無所據而言哉抑嘗以典謨叅之舜之授禹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臯陶之告禹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五子之歌曰民可近而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自常情言之可畏惟君民何為哉莫高匪天民何與哉今聖賢之言如此何也盖民者天之所生也其形雖殊其氣則通斯民懽欣和樂則三光全寒暑平禍亂不作災害不生而邦寧矣斯民太息愁恨則



日月虧五行沴年穀不登癘疾交至而國危矣是猶形影之相隨塤箎之相應也故人君不欲得天則已如欲得天捨民何以哉嗚呼管仲此言非伯者之言也周禮之言也典謨之言也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七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八 承明集六

宋 周必大 撰

## 東宫故事二

淳熙三年六月四日

春秋左氏傳魯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使人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

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其聞人君量才而授任人臣量能而受職既授任矣必循名而責其實既授職矣必竭節以守其官夫然後上無廢事下無充位而國家之政修矣昔者孔子之聖其道固可以致主於堯舜措俗於成康然而為委吏則會計當而已為乘田則牛羊茁壯長而已蓋以為吾之官在於是能守其官則道行其中矣推而上之為大司寇攝行相事則首誅少正卯以懲亂政

請治陳氏之罪以明王法未三月而粥羔豚者弗飾價男女行者别於塗内焉道不拾遺外焉齊歸侵疆兹非守官之效歟由漢以來上不能量才而授任下不能量能而受職英俊或沉於下僚庸夫或竊於高位故為有司則莫知出納之吝為守令則鮮著循良之稱居當言之地緘默而不言當可行之時退避而莫行方其位卑禄薄則曰吾未能有所為也而莫之為及位尊禄厚則曰吾不敢有所專也而莫肯為嗚

呼是曾虞人之不若也國家何頼焉雖然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苟能探本反始以化天下則雖虞人之賤猶將守其官而不失況於士乎況於大夫乎

六月十六日

唐高祖以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開天策府置官屬世民以海内寖平乃開館於宫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屬杜如晦記室房元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

主簿李元通參軍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勉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大學助教蓋文達宋州總管府户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值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又使軍直閣立本圖像褚亮為賛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其聞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而告之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夫大臣而用正人固理之常無可疑者彼侍御僕從之小臣亦用正人何也蓋大臣進見有時論議有節禮雖隆而情則疎始雖敬而久則怠非如小臣平居暇日游宴偃息未嘗不預倘於此得正人而侍左右則從容暇豫拾遺補過無往而非益此所以出入起居罔不欽

也歟今太宗方在藩邸當干戈甫定庶事夫備之時已能集英髦而與之遊分為三番更日值宿朝謁公事之暇輒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想其古今成敗政事得失人之賢否民之情偽上無所不問下無所不言志同氣合其益多矣是真得成周之遺意者也厥後致治之美庶幾成康雖由太宗天縱之聖亦諸賢從容暇豫拾遺補過之助也嗚呼盛哉

七月三日

後漢光武紀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寢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奏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

某聞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然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雖有貴賤尊卑之殊其不可不勤則一也昔周公作無逸歷叙商周之君如中宗治

民祇懼是以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不敢荒寧是以享國五十有九年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厥享國亦五十年彼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則亦罔或克壽其利害得失豈不昭然易見耶惟光武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每旦視朝日昃乃罷講論經理夜分乃寢故能明謹政體總攬權綱可謂得商周三君勤勞之義矣享國永年不亦宜乎顯宗乃勸以黄老養性優游自寧

是豈無逸之指哉

七月十二日

漢書帝紀班固贊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名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何以臺為

其聞堯舜之時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採椽不刮禹亦以卑宮室為美峻宇彫牆為戒此帝王恭

儉之意歷代以為模範者也夫臣民之家力苟有餘猶能治居室營臺榭為瓌偉絶特之觀豈擅四海九州之富備千官百辟之奉而不能捐百金作一臺乎蓋人主措心積慮與臣民不同土木盛則財用殫財用殫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力屈民力屈則禍亂作是故始皇作阿房宫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以象天漢既而盜賊徧天下秦室以亡煬帝無日不治宫室兩京及

江都苑囿亭殿雖多久而益厭詒於汾水之原營汾陽宫既而義兵四起隋祚傾馬由是觀之文帝所以不為露臺者非惡之也非吝百金也惜民力也欲保萬世之基也上方堯舜禹之三聖其庶矣乎

七月二十三日

三朝寶訓淳化二年秘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太宗因謂至曰嗜好不可不謹不必遠驗前古祇如近世符彦卿累任節鎮以射獵馳逐為樂由是近習窺測其意競

以鷹犬為獻彥卿說而假借之其下因恣横侵擾故知人君淡然無欲不使嗜欲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焉朕年長無他欲但喜讀書用監古今成敗爾至拜舞稱賀

朞聞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聖人成天下之性故淡然而無所嗜衆人以情逐欲故紛紛而有所惑欲知聖與愚之辨特在嗜好之有無而已況人君享四海之富宅億兆之上一嚬焉下無

不懼一笑焉下無不喜茍不能清心寡慾使嗜好或形於外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故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今符彦卿一藩鎮耳以射獵為樂初非過舉而其弊遂至擾民為人上者果可不審所尚哉歷觀前代創業垂統之君繼體承祧之主當天下平定往往嗜欲紛起不溺聲色則殖貨利不事盤遊則耽逸樂于是讒諂面諛之人窺其私而逢其惡使既安之業復危已治之功復替此古

今之通患也惟我太宗則不然手平僭偽身致太平功成矣德盛矣方且淡然無欲惟讀書以鑒成敗嘗謂宰相曰朕躬承累朝喪亂之後勵精求治祁寒暑雨未嘗自便若以酒樂自娛則方務將壅百姓何訴大哉言乎姦佞雖欲窺測聖意何自而入誠可為萬世法矣

八月八日

唐太宗正觀十二年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

正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元齡之功也正觀以來繩愆糾謬魏徵之功也上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正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治為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正觀之初恐人不見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

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以導之使言也司户李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冑之諫而止是悦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宫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其聞自古人君為治往往鋭於初怠於中肆於後此歷代之通患也試以唐論之所可稱者三宗如明皇

始用姚崇宋璟之言而定禍亂繼納韓休張九齡之說而致太平及其久也專信李林甫蔽塞視聽至謂諫官也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卒使明皇不聞其過馴至幸蜀之役憲宗始聽李絳白居易之忠告繼用崔羣裴度之至計削平僭叛再興唐室及其久坐受皇甫鎛之欺而不疑深惡裴潾之諫而加貶卒至於輕信方士服餌金丹不得其終獨太宗則不然遠肅邇安不踰於朞月勝殘去殺無待於

百年功德如此尚何假羣臣之進言哉然而尊魏徵如師友待魏徵如骨肉褒崇賜予殆無虛月既詢昔者之善否又計後來之得失嗚呼若太宗者可謂善於求諫矣徵亦能隨時指事深切著明不以患失為心不以逆耳為懼必欲人主思始而善終據舊以鑒新嗚呼若徵者可謂善於納忠矣君為賢君臣為良臣其由此也夫

八月二十五日

貞觀正要十年太宗謂房元齡曰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之主生長人間皆識達情偽罕至於敗亡逮乎繼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朕少小以來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猶恐有所不逮至於荆王諸弟生自深宮識不及遠能念此哉朕每一食便念稼穡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苦諸弟何能學朕乎選良佐以為藩弼庶其習近善人得免於愆過耳

某聞商之高宗周之文王或舊勞於外爰曁小人或

卑服即康功田功惠鮮鰥寡是以享國長久號稱賢
君在後之人於觀於逸於遊於田不知稼穡之艱難
而惟耽樂之從是以基業浸衰貽笑後世周公作無
逸表而出之凡所以為帝王之龜鑑也唐太宗之心
其有得於此乎嘗謂左庶子于志寧杜正倫曰卿等
輔導太子常須為說百姓間利害事又謂魏證曰自
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長富貴好尚驕逸
不解親君子遠小人又謂荆王元昌吳王恪魏王泰

曰自漢以來帝弟帝子覆亡非一並由生長富貴好尚驕逸所致汝宜鑒戒熟思之簡擇賢才為汝師友受其諫争勿得自專其說諄諄於再於三今復以是語房元齡可謂深得周公無逸之意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太宗其有焉

九月十三日

真宗咸平五年十月名近臣觀書龍圖閣帝曰朕自幼至今讀經典其間聽過數四在東宮時惟以聚書為急

其間亡逸者多方訪求頗有所得今已彙成正本除三
館秘閣外又於後苑龍圖閣各存一本但恨校對未精
如青宮要記繼體治民論此一書二名並列篇目蓋求
書之初務於數多不嫌重複甚無謂也
其閒人君潛心經典最為急務蓋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其要皆在於此而又有聖帝明王已行之事可
以為法昏君亂臣已往之失可以為戒此所以汲汲
孜孜博觀約取而不敢怠也書不云乎王人求多聞

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茲不易之理也今未暇遠求歷代姑以本朝觀之太祖初得天下外有五代僭偽之國内有前朝跋扈之將蓋四分五裂時也乃於即位之月首幸國子監次月又幸仍詔加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親製文宣王兖公二賛且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為治之道自常情觀之豈不疑用武之時不應以此為先而太祖聖慮卓然獨出百王之表掃唐季之

弊然則立萬世之基業追三代之盛治不在此乎真
宗以濬哲之姿纘安平之緒其留意斯文有自來矣
厥後破北狄於澶淵定西戎於靈夏武功雋偉皆由
自昔讀書之効此我宋家法是以表而出之

月　日

唐憲宗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
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
而已

臣自觀唐太宗納諫之後能繼之者其惟憲宗乎知李絳數論朝政得失則擢在左右見白居易詩篇規諷則名入翰林今又宣諭宰相如此真得太宗之用心矣雖然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夫策試賢良方正本以求鯁切之論也及牛僧孺等言直則反行斥逐至於考官亦坐譴謫其不能繼太宗一也裴均違約束進銀器絳等請却之不惟不從又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其不能繼太宗二也絳數言

吐突承璀之姦既出為淮南監軍矣一旦奪絳相位而名承璀為中尉其不能繼太宗三也淮西既平浸以驕侈皇甫鎛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並得同平章事裴度力言不可乃疑為朋黨其不能繼太宗四也信方士之說求金石之藥起居舍人裴潾論其無益貶為江陵令其不繼太宗五也嗟乎憲宗號為聽言納諫者猶不能自克失其初心又況於無意者乎然則正觀之治比隆成康元和之政不得其終於此大

可見矣

淳熙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資治通鑑唐元和七年憲宗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不血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戎馬邊塵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

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恱媚如李絳真宰相也

其聞喜同而惡異衆人之情也喜同則諂諛日至惡異則直諒日疎諂諛至而直諒疎國家欲不亂其可得乎為人上者所宜加察也今憲宗既知李絳之賢又知李吉甫之佞明示黜陟可也顧使之並居相位是何異于薰蕕同器牛驥同皁其不相為謀也必矣蓋嘗考之古今莫不善於漢武帝而莫善於本朝太宗也武帝謂汲黯近古社稷之臣不冠不見是固知

其賢矣汲黯質責張湯文深小苛面觸公孫洪懷詐飾智則忽而不察反用洪為丞相湯為御史大夫而棄黯于外郡然則諂諛安得不至直諒安得不疎乎我太宗則不然尹京之日賈琰實偁同在幕琰便佞多希旨偁常疾之太宗與諸王宴射琰在側屢賛德美偁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乎太平興中太宗擢偁參知政事中謝日上謂曰卿自揣何以至此偁曰陛下以藩邸之舊出於隙會上曰非也卿

嘗面折賈琰朕賞卿直耳然則諂諛何由敢進直諒何患不聞乎故曰莫不善於漢武帝而莫善於本朝太宗也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八